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八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孝悌傳

王祥及**覽**卽烏衣王氏之先也**祥**字休徵本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醫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

三百一十六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一

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固辭覽勸之乃應召自是累官至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晉武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大事皆諮訪之以子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祥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

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其子皆奉而行之薨年八十五諡曰元弟**覽**繼母所出也年數歲時見祥被母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其之母患之乃止母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覽亦篤行著聞應召累官至太中大夫薨年七十三諡曰貞祥五子肇夏馥烈芬肇仕至始平太守馥至上洛太守肇子俊守

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爲鬱林太守馥子**根**爲散騎郎覽六子**毅**爲撫軍長史**基**爲治書御史**會**爲侍御史**正**爲尙書郎**彥**爲治中護軍**琛**爲國子祭酒丞相**導**卽裁之子也世居烏衣巷衣冠之盛爲江左第一舊志記祥墓在今江寧縣化成寺北

顏含字宏都卽宋**延之**之曾祖唐**真卿**之十四世祖也自含而下七世墓皆在建康碑猶可質也**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

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旣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尙少乃慨然曰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

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含二親旣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餌察問息耗必簪屢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以篤行著名

本州辟不就晉元帝命爲參軍東宮初建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等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不受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

三五十五

建康志卷四十八

四

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歛謚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火至喪所而滅僉以爲淳行所感也三子**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

謙

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蕭統

字德施梁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

于襄陽少日而建鄴平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五年出居東宮生而聰慧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常思戀不樂帝

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漿水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爲汝如此胷中亦

填塞成疾故應彊加餽粥不使我常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人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卽辯析示以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常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

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蓄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

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歛則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歛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卽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比得齊集已妨蠶農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

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常回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啟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歛以袞冕謚曰昭明吁仁孝如統而不得其壽君子知梁之不能永矣幽而爲神廟食百世宜哉

宣問字季通開封人文穆公之四世孫徙居溧陽父希圓紹興甲子倅洋州妾韓氏生宣問甫六歲辭去莫知所之父卒母李氏獨在宣問旣長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人往來通道乃調錄事參軍凡蜀客經從必託使物色存否臨滿秩而仙井兵楊俊報之曰韓氏在彼時李氏已老無它男宣問不可捨李氏而遠涉亟調峽州推官欲益近蜀至之次年被檄如荆門過當陽玉泉寺寺側武安王廟求夢而應果得其母於仙井時紹熙庚戌相失四十餘年至是母子如

初相持感泣吏卒爲之出涕李氏時年八十三韓亦七十矣洛陽吳仁傑斗南賦詩以美之詳見夷堅志宣問尋改秩知蘄春縣

陶子錡張松張常洵徐鉉李華潘祺錢穀並互見者舊傳

節義傳

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粹張華壻也壺弱冠有名譽晉元帝鎮建鄴召爲中郎甚見親杖明帝時領尚書令與王導俱受顧命輔幼主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鑿壺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已任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庾亮將召蘇峻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強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

三ノ四十一

建康志卷四十八

九

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壺率郭默趙允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死傷以千數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珍****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壺

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
牢贈世子眵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徵士翟湯聞之
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
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
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壺第三子瞻爲
廣州刺史瞻弟耽爲尙書郎

皇朝楊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縣人政和申以上舍
生賜第建炎元年爲溧陽縣令時江寧府禁卒周德
叛囚其帥宇文粹中縣卒有起應之者邦乂諭止之

三十九

建康志卷四十八

十

不聽乃設方略圍捕殺之且檄隣邑共入討賊賊以
故不得逞卒就擒事聞于 朝差通判軍府事三年
金虜入寇渡淮薄江師于東采石先是 車駕幸越
宰相杜充總諸道兵留江上左顯謨閣待制陳邦光
守建康李稅以前執政爲戶部尙書供餽饟充聞虜
至出其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莫敢出師無
統一居數日虜知充無鬪志遂渡江江上之軍皆不
戰盡潰充與其戲下數千人北去遂降虜虜入建康
稅與邦光不能守稅先降邦光欲棄城去後亦降獨

邦又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
邦臣以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卽死矣稅邦光
愧謝猶強擁邦又上馬卽郊次與俱見僞四太子命
使拜邦又叱曰我不降何拜亟遁歸臥其家虜雖暴
猶未敢辱之也明日遣其酋張太師諭邦又授呂舊
官邦又以首觸階陛曰我以志死何多以誘我爲虜
大驚卒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柰勢不可何第歸審
思之吾明日復見公邦又退亟移書其酋曰世豈有
不畏死而可利運者幸速殺我無久留我至明日其

酋燕稅邦光坐堂上樂方作召邦又立庭下邦又瞠
眙稅邦光叱曰天子以若拒賊不能抗俛首求活
犬豕已不若復與其燕樂尙有面目見我乎賊將有
起取紙書死活二字佯脅邦又曰公無多言卽欲死
趣書死字下我乃信邦又眙吏有籀筆持文書側立
卽躍起奪其筆引手掣紙書字曰死虜相顧色遽又
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僞四太子邦又不勝憤遙望見
大罵曰若夷狄而圖中原耶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
段尙安得汗我虜怒使人疾擊挺交下邦又罵不絕

口遂殺之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事上聞
天子爲太息詔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卽死所立廟
賜額褒忠

大
九
〇
二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七

忠勳傳

范蠡南陽人事越二十餘年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柰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

大正の三

建康志卷四十八

十三

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蠡而問焉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

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蠡曰節事柰何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

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四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年旣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

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於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

解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蠡又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尙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

大邑曰五

建康志卷四十八

六

之至於元月王召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壺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

五湖卽笠澤也深陽縣長塘湖

亦名洮湖卽五湖之一詳見山川志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

弗忍欲許之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蠡又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

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

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宴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

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宴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蠡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

大志の七
卅五

建康志卷四十八

六

其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魚鼈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渚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句踐既平吳乃命蠡築城金陵之長干

長干在今

建康府城南天禧寺所故址猶在詳見越臺辨及越城下

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

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
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蠡乃辭
於王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
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
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
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
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
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注見前變姓名自謂鴟夷
子皮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

六十四卷十

建康志卷四十八

九

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
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
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
止于陶於是自謂陶朱公

周倫

字公瑾廬江舒人父異洛陽令倫長壯有姿貌

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倫同年
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
共瑜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東度到歷
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

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
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
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
丹楊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允代尚爲太守而瑜與
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
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
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
千人騎五十匹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
角之好骨肉之分加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

大司馬の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三

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
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
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
從攻皖拔之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
陵留鎮巴丘案孫策時始得豫章廬陵尙未能得定
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
所卒巴丘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
處不同

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
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
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

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

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三年九月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掩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

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旣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

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

便開此義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
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
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
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
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
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
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
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
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

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時劉備爲操所破遣諸
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操遇於
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次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
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
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
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
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
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敗退還分南郡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

大分廿六

建康志卷四十八

西

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尙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

王導字茂宏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

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輦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

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宴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

每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尤見委杖情好曰
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
也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
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
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
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于時軍旅不息學
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
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
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

六十四卷十

建康志卷四十八

美

義固矣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
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
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獸
心革面饗饗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
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于戚而化三苗魯僖作
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
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
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尙於斯帝甚納之及帝
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

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及劉
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
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
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
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
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
執之曰茂宏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
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
加導守尙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

大正
小十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七

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
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
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初帝愛
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立子以長且
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
定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及石勒
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
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
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苞容之

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
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
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
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
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
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
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
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
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

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元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宏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
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
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
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有羸疾
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石季
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
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
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

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
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
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
思唐虞登庸雋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
宏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
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咸和五年
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
監護喪事贈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
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

大晉書

建康志卷四十八

五

賁班劔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錫諡曰文獻祠以
太牢六子悅恬洽協劭蒼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著作佐郎並
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
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年四
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
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
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
何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

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尙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

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喅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斥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關中書事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旣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宏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

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尙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元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尙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求晉初佐命功

六十四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三

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彌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碁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元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

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
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
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
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
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
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是時桓沖既卒荆江二州
並闕物論以元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
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
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

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
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又於土
山營壑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
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
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
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
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坐鎮廣陵之
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
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元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與人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生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薨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贈太傅諡曰文靖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琨深禮之請爲參軍與討石勒有功遷右司馬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

建屛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
表勸進嶠旣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
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
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
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謹然曰江
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除散騎侍郎固讓不拜苦
請北歸葬母不許後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深見寵
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
宏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

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
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
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
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
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
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
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
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
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

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
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詭故有庇人之大德必
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
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推公旦
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
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
爲之聲譽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
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闕嶠說敦曰京
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

大甲二十
小十

建康志卷四十八

五

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嶠曰錢鳳可用鳳
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
爲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
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
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而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
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
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
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
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

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
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
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
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行寡弱
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
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
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
四百匹進號前將軍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
暕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

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爲
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
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
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
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
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
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嶠聞蘇峻之徵
也慮必有變求還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
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

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
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
効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
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
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用其部
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
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
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

大馬七年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七

嶠嶠於是列上尙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
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
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
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卽曰護軍庾亮至宣太
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
軍郭默冠軍將軍趙允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
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等
而至逆賊肆凶陵陷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
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

飛散嶠閭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
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部
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等陽
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
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
楚國之微臣重旤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
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
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
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

大正

建康志卷四十八

美

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
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
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
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
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
驕情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
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
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
宏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
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
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
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
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
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
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
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
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在不言也時陶侃雖許自

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
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
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
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且仁公今召軍
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責實
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
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
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
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

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

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

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
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
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
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
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
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
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
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河內所患今日之舉
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

六三
小十

建康志卷四十八

望

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成之功設進退之計
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
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
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
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
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
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
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
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入

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問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斤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

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啟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愆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餘如故賜錢百萬布千疋謚曰忠武

禍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勳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旣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

六之五十一

建康志卷四十八

聖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察孝廉至洛陽張華與語異之除郎中顧榮見甚奇之劉宏爲荊州刺史辟侃爲南蠻長史遣討賊張昌破之宏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宏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聞侃於宏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

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

大正
小十

建康志卷四十八

器

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輜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弼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興

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
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
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
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
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
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
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
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
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

六二
十

建康志卷四十八

巽

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
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
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
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
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
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
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
城西敦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
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

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奔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

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廻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頴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旣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至始興會杜宏反侃擊斬之傳首

京師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

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

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
扑曰樛蒲者牧豕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
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
望自謂宏達邪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
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
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
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
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推爲盟主
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便戎服登舟星言兼

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
卽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
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
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
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
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
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
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
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

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二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

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允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修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宵懷且劉允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

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旣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

六十三卷九

建康志卷四十八

平

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珣爲湘東太守辟劉宏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檠戟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

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
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
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宏遠作藩于外八州肅
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
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
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
鴻臚追贈大司馬假密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
寵榮又策諡曰桓朱文公請陶威公廟額狀載云江
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
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唱義於武
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為子言威

マの十七
四サス

建康志卷四十八

至

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
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
其入閭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
潛有窺覲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
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
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
哉魏武起徒步唱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
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筆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
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
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兖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
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為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
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
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
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為戍將石勒畏
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為一時豪傑標置二劉
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
如此威公沒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
廟為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

也又徵到近世撫州布衣吳解所著辯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問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愨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髮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槌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爲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爲底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願望之跡比至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恠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旣士行濫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旣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

建康志卷四十八

至

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茂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旣坐擁八州據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修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胷次及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汗以闢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闢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

本朝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兵馬

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翫之具羅於席觀其所

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
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威德牙將
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
帳下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閣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卽
行不受私覲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
不受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
內帑世宗彊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
取遷弭進使 宋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屢破
北寇 太祖伐蜀以內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

六三
十一

建康志卷四十八

五

毅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怨
而戢下所至悅服 太祖降璽書褒之蜀平王全斌
等不郵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
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
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帛彬橐中惟
圖書衣衾而已 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屬吏而
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
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勸
天下 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

等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敢辭 太祖將親征太原爲前軍都監率兵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 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于白鷺洲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

八二五

建康志卷四十八

五

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其焚香爲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牘子進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總師也 太祖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豫以爲賀彬曰不然

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而還朝獻俘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遠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太宗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太宗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爲如何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譬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後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既而太宗悟其譖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歧溝關我師敗績責右驍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爲侍

中武寧軍節度使徙鎮平盧 真宗卽位復同平章
事召入爲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 真宗親視臨問
手爲和藥仍賜以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
可言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
真宗問以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 真宗
惻然震悼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
陽郡王謚曰武惠與趙普配享 太祖廟廷彬仁敬
和厚在 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
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遇士大夫

大正
小十

建康志卷四十八

美

必引車避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

太祖詢官吏譴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
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北征之失律也
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
入見彬在右府爲請於 太宗乃許朝謁彬之仁厚

皆此類也子**璨**瑋玘**玘**玘官至昭宣使玘左

藏庫副使玘尙書虞部員外郎玘東上閣門使玘之
女卽 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
王謚曰安僖璨官至中書令謚曰武懿瑋官至侍中

謚曰武穆琮官至侍中謚曰忠恪

呂忠穆公諱頤浩字元直本滄州樂陵人五世祖因官遂家於齊州公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初調北京成安尉再調密州司戶以門下侍郎李清臣薦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避親改邠州教授再任六年除周王宮宗子博士考滿除通判延安府尋除兩浙提舉茶鹽官改差提舉河北東路常平等事就除河北轉運判官召爲太府少卿數月除轉運副使尋陞都轉運使奉法稱職宣和四年春金人與契丹主天祚大戰

六十一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七

天祚敗績棄其國奔竄至本國東北末界依達鞠以苟活契丹推擇潭湘立之所謂九大王是也內侍童貫乘契丹之衰敗祖宗信誓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朝廷命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是年五月貫攸遣种師道和說下砦于白溝以窺涿州潭湘遣首領四軍大王者率兵來拒我師大敗 朝廷亦悔此舉欲令班師會潭湘死貫攸意在貪功遂復聚兵以謀再舉是年九月契丹將郭藥師以兵五千據涿州以涿州來獻易州之民亦以易州來獻 王師以十月初

三日令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與王師相拒于良鄉縣殺傷相當延慶潛令郭藥師引銳兵取間道入燕山府約別遣奇兵策應藥師既入燕山府契丹以兵與藥師巷戰策應之兵不至藥師敗大將高世宣死之王師敗走是時延慶置砦于盧溝河南契丹乘勝以輕兵來挑戰又以奇兵斷吾糧道延慶憂皇不知所出二十九日夜初更引中軍南遁五軍覺知遂盡棄輜重器械奔竄官軍相蹂踐於路契丹追襲至雄州境上殺傷我

師莫知其數是時公在軍前墜馬失道望北斗南走徒步六十里賴幽人張蘭僧引路間關至涿州僅能入城而契丹之兵已圍合涿州矣被圍凡十五日郭藥師以兵來解圍公與官員將校千餘人乘雪夜走一百二十里至安肅軍又兩日至雄州貫仗尙欲再舉兵而大兵已潰散不能與師會金人於十二月初七日自居庸關引兵到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見金國主阿骨剋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

地使者凡五六輩來往商議金人知貫攸急要燕薊以報 天子須索益廣倍於歲賜契丹之數銀絹外下至藥材薑橘藤竹陶器之類不可悉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自云前去撫定燕薊貫攸到燕山住十日而班師奏差詹度知燕山府繼而王安中到燕山爲北路宣撫使度乃罷是時郭藥師所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刺面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 朝廷命公爲轉運使公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

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奏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願詔三省密院博議久長之策 朝廷怒沮壞邊事尋奉 聖旨呂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可先次落徽猷閣待制仍降官如軍糧闕誤令宣撫使柳項仍依舊爲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後踰月宣撫使王安中奉 御筆處分令公赴宣撫司出頭聽 旨供伏軍令狀 御筆云 朕紹 累聖之業繼 寧考之志復燕雲之境土仰承 帝休博採衆智蔽于 朕心蓋不專廟堂之論呂頤浩輩

乃何人敢懷姦興訛造訕每詆恢復大政自沈積中
被罪益桀傲不遜無復顧藉分朋植黨援引愼人對
衆毀謗 朝廷肆爲輕侮唱不可守之說以疑衆心
陳不可行之事以困朝論旣欲動搖國是成其姦回
又因沮抑疆事以求罷免爲臣如此深駭所聞卿可
勾頤浩赴宣撫司出示 詔旨面加詰問及聞頤浩
自云已辦白金數千兩爲海外之行卿問頤浩不知
編配之外 朝廷別有典憲否此後應副邊防一事
一件少有關誤稽違或爲國纖芥生事當以軍法首

坐頤浩永爲臣子之戒卿具此取索頤浩伏軍令狀
以 聞仍令以此 德意自論其黨不得下司公在
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常勝軍索糧帶甲持刃脅公
每恐不能逃禍是時金人已深憾 朝廷令王安中
詹度納結平州節度使張覺後金人以勁兵破平州
覺挺身走至燕山匿姓名隱郭藥師軍中金國自爾
漸生釁端變詐反復邀求不已 徽宗皇帝感悟公
前日之言遂復公官職進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
八月丁太夫人憂公扶護至濟南府葬于山中未掩

壤有 旨起復催促還任文移沓至不許辭免公再到燕山府又僅一年而金國大舉兵悉衆南牧郭藥師以兵五萬交戰于潞縣敗績金人入燕山公與蔡靖以下文武官三百餘員皆爲金人所執差人監蔡靖與公同李與權沈瑄等于後園以兵防守驅虜令隨行既至東京城下凡一月金人既與 本朝講和欲班師 朝廷遣宇文虛中到金人若商議國書次淵聖皇帝有 旨令宇文虛中訪尋蔡靖呂頤浩李與權等得還 朝廷不兩旬差公再爲河北都轉運

大正五年

建康志卷四十八

空

使公力辭不獲又令隨制置使种師中大軍到滑州公緣陷蕃百餘日寒月飲冷致疾力乞宮祠 朝廷下制置使司保明是實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公既得閑方自開德府來南京尋訪家屬是年十一月挈家寄居揚州買小圃閑居無仕宦意建炎元年五月 上卽位于南京六月 召公赴 行在公以病辭免未起間先致書宰執云頤浩宣和五年八月內嘗具奏燕山府一路開邊闊遠其勢難守并條具利害尋被 旨先次落職如有闕誤令宣撫司枷項繼

又有處分令赴宣撫司詰責供伏軍令狀上件行
遣並在朝廷去年二月到尚書省亦嘗陳述金
人八月必犯邊十一月必大舉不蒙省察以今日之
事料之金人釁隙又甚於日前不待言而可知也若
秋冬緣邊不能捍禦必又渡河分道並入朝廷何
以枝梧爲今日計莫若遠斥堠明探報不入寇卽已
儻或復來宜速避地於江外以爲後圖此事誠不可
忽去年秋冬間祗緣廟論不同或和或戰膠擾不
決又百官內少有知邊事謀臣陳畫利害致令朝

廷受禍天下痛心今日之事不容更有蹉跌伏願深
思熟慮以保萬全蓋金人詭詐不情貪婪無厭與契
丹相持二十年今歲講和明年大戰前後反覆卒吞
契丹今日之勢講和亦不可恃欲戰則力不逮若非
遷避更無上策議者多以謂鑿輿南渡必失中原
大不然赤壁之戰魏彊吳弱然而魏武大衄者江淮
之間沮洳之地又有長江之險非北人用重兵之利
此吳所以勝也戰勝則勢張豈有失中原之理哉議
者又曰胡人旣能渡大河豈不能渡大江亦不然黃

河水狹霜降之後水面不過一二里又無水戰之具胡人渡河所以不能制大江則不然水面闊遠狹處不下七八里若於南岸豫習水戰俟其半渡由南岸以輕舟戰艦順流而下頃刻追及雖百萬之師可挫也且以夏人號爲善用兵與我師相持每迭勝迭負我師未嘗如今日敗衄者以涇原環慶等路皆山險之地非騎兵所利故也自金人犯邊我師遇之不待接戰而輒奔潰不暇成列者蓋平原曠野步人不能抗騎兵故也愚意謂宜遷避者以三十年來貫種掌

六二五七

建康志卷四十八

查

兵柄軍政盡壞賞罰不明人無鬪志必先革此弊然後可以語戰兼自燕山之敗金人連二年入寇後來數路官私馬劫掠已盡步人之勢終難抗騎兵霍去病傳云自後更不議伐匈奴者以無馬故也豈可不鑒哉望長慮却顧俯察愚夫之言况防秋在近機事甚迫梁宋間諸州環地千里城壁不固雖欲增修已不及矣伏願發於誠心開悟天意先遷宗廟於江外大駕且駐南京若無探報只留南京萬一有警速駕南來江淮地熱又胡馬無稗草必不能久

留埃其旣往我復北去亦未爲失計也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茲誠今日備禦之策若乃江淮荆湖兩浙等路如何練兵如何養馬如何選將佐如何修城壁如何備器械如何聚糧食此六者尤爲今日急務惟速圖之不可緩也又數日再有旨促公赴行在方就道差知揚州隆祐皇太后駕到維揚欲渡江往鎮江而辛道宗所統兵叛劫鎮江府焚之烈焰北照揚州城太母促召公至舟中簾前公率發運使梁揚祖同對太母問以鎮江事及欲揚州暫

大旨四十九

建康志卷四十八

畜

留公以爲便太母遂遷入府治是年十月二十三
日聖駕幸揚州公前期繕治行宮分處三省密
院百司及衛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召
對公奏劄云臣竊以金人衰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
犯京闕天祐陛下不墮賊中躬有神器臣竊
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爲急務成敗安危繫於施設臣
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弊之
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平反唐晉之失而

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埃其倉廩實財用是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 陛下睿算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 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攬羣策而從所長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哉此劄甚稱 旨

公又旬餘日再

陛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

大正四五一

建康志卷四十八

奎

阻江土地膏腴形勢雄勝 陛下鑿輿順動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疆可以使之弱弱可以致之疆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然垓下之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棲於會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 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 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會神苦心嘗膽期於除禍亂致太平實萬世無疆之休也 上面諭公曰卿忠言甚切當 朕心又曰除卿徽猷閣學士又數日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明年

三月進戶部尙書劇賊張遇有衆四五萬自上江順流而下破太平州眞州至鎮江府金山寺屯泊朝廷遣使招安遇雖聽命然不卸甲四向焚劫朝廷遣王淵劉光世楊惟忠韓世忠張俊康弼俱重等相持而諸將號令不一未有統率遂命公節制諸大將劉光世以下前去措置公携長子抗及辟差二三屬官下砦于楊子橋公次日早單騎入賊砦中採訪得張遇下第二名劉彥者爲遇畫謀令不卸甲及勿令放散被虜人民彥尤凶悍視殺人如刈草芥公呼張

六十三可五七

建康志卷四十八

矣

遇等近上首領十人詢問不依元約卸甲及不放散被虜人民因依九人者皆指稱劉彥爲首公令壯士捽彥于庭下截其兩足釘于揚子橋柱其餘首領皇駭震恐卽日卸甲納于官公給公據放散被虜之民凡三四萬人得被虜婦人五六千人以舟船載至揚州奏給錢米召人識認皆不失所是年十二月改吏部尙書公被旨令密具邊防事宜乃陳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算三曰料彼已四曰選將材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彊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

九日控浮橋十日審形勢累數萬言公久在西北極邊諳知虜情料金人必犯淮南在版曹日屢乞先輦致左藏庫官物過江及獻守淮之策甚備宰執不從明年二月初三日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聯馬追及行在僅得渡江凡百司官物及侍從臣寮等士庶盡爲金人殺掠公扈從至秀州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引羸兵千餘人守揚子江公沿路召募潰散之兵得四五千人就鎮江府之北枕江下砦

大正五五

建康志卷四十八

卷

與金人對岸相持僅一月公日被甲乘輕舟時於江中往來督責軍將官以舟濟渡江北被虜逃歸官員士庶軍兵家小及選募敢死之士過江遇夜燒劫虜砦又分遣兵將官沿江上下招集潰兵金人北去朝廷命公兼領江寧軍府事公卽日泝流西行又兩日抵江寧府此三月初九日也忽有赦書至上遜位于皇太子人情洶洶不安十一日公之子撫時任兩浙漕屬遣人齎蠟彈報公具道苗傅劉正彥反叛及擅廢立仍推隆祐太后聽政改年曰明受公曰

今主上爲賊臣所廢遷于杭州睿聖宮此不戴天之讎也遂倡義曰我幸擁兵萬餘人必舉兵討賊公遂上表云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爲害近聞將相大臣被命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伏觀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卽位以來疆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

大
三
子

建康志卷四十八

突

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至尊之位以紓敵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三十餘年孚于四方垂簾聽政擁佑皇帝陛下四海之內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言方今疆虜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

立功將帥之士然後 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
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
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既而遣屬官奉議郎李承造
往鎮江府約劉光世及遣官往平江府見張浚及以
書抵韓世忠張俊等同起兵討賊士大夫紛紛謂公
曰今苗傅劉正彥挾 太母幼主以令天下何擅起
兵以取覆族之禍又公之子撫及家屬在杭州苗傅
間公起兵令歸朝官馬柔吉監守之公曰 上在危
難中我何敢顧家屬至常州苗傅劉正彥差使臣齋

六二五九二

建康志卷四十八

充

狀申公具道廢立本末因令使臣白公云朝廷已留
知樞密院闕以待公之來公斬其使臣督進兵行至
望亭招張浚浚自平江府四十里來見公遂同榻定
議討賊之策次日至平江府公遂撰檄書曰恭惟

宋有天下垂二百年 太祖 太宗開基創業

真宗 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
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
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
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

鉞專擅殺生仰惟 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
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
脅至尊倉皇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
不從兵衛皆至于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
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闌市
自稱曰余 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
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
浚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領精銳辛道
宗永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扼據衝要趙

六二五三

建康志卷四十八

九

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
事并一行忠義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
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 建炎皇帝亟復 大位
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 祖宗
涵養之恩思 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
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
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三月二十八日
公與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率兵趨杭州仍率
諸將列銜請 上復位師至臨平賊遣苗翊率步騎

萬餘人迎擊官軍公督韓世忠血戰大破之賊皇駭
率衆離杭州望衢州路奔走 上復位公以四月初
五日朝見初七日除宣奉大夫尙書右僕射一行官
吏將佐等第推恩時建炎三年四月也尋遷左僕射
公在相位又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
時天下盜賊羣起金人離淮甸未久李成扼據宿泗
靳賽薛慶裴淵等據通泰承楚京城隔絕山東河北
諸路命令不通四方寇盜不可勝計以前此 朝廷
賞罰失當將士解體公以謂若非大收將士之心

國家兵威不能復振無由恢復中原公又奏乞置三
省樞密院賞功司應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
補等人並許繳元立功干照自陳 朝廷看詳隨宜
推恩補轉官資於是四方將士莫不歸心 朝廷又
自苗劉伏誅之後士氣稍振公措畫招收諸路潰軍
盜賊殆無虛日又諸大將陳乞空名官告公奏臣三
十年前曾在陝西鄜延環慶等路每見出師用兵成
功則賞敗事則罰罕曾給降空名官告勅劄自童貫
開邊後來統制官乘國家多事每遇出兵過有要求

多乞空名告劄軍前書填與親舊伎術無功之人致名器太輕無以激勸赴功力戰之士今乞將所降空名勅告等更不給降若實有功績之人卽具名保奏乞從 朝廷推恩庶革僥冒 上嘉此奏而行之是年九月間時有探報金人舉兵南來 朝廷措置禦敵之計遣兵守淮及要害分屯大兵于建康府等處控扼江上 車駕未有顛動之意 隆祐太后前期往江西面奉 聖訓六宮並隨 太母行公奏留六官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內尚書直筆之類在此以

三百九十五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七

嚴命令蒙 上嘉納公初在相位力乞 車駕臨幸浙西奏劄云臣累日來以浙西潰散人兵頭項尙多恐殘害諸州及妨農務夙夕思慮寢食幾廢昨日與執政共奏乞差重臣提兵前去撫定者蓋謂此也今有一事望 陛下力行之庶幾克濟大業臣願

陛下到越州少歇數日留六宮百司在越州以近臣一員及兵官一員主越州留務 陛下親總六師前去鎮江府撫定浙西號令江淮如此則諸頭項潰兵盜賊自然斂衽得命矣蓋 車駕所至威聲氣焰自

可以讐服人心故也昔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豈嘗
一日寧居黥布作亂是時謀臣猛將固不乏人然高
祖不憚親征太宗曰吾經營天下所至處買飯而食
僦舍而宿是也 陛下便鞍馬精馳射蓋天之所授
將以撥亂安忍燕處清閒坐廢白日乎臣侵尋老境
常恐功業不成抱恨泯滅伏望 聖慈詢謀近臣察
其可否然後奮發獨斷施行十月金人渡江杜充既
敗走金人破杭州欲渡浙江逼 行在公憂憤不知
所爲遂乃獻航海避狄之計 聖意浩然開納時廷

三百五十一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七

臣所論皆不合惟 聖意確然不移 車駕自明州
登海船精銳之兵萬餘人扈 駕行至台州港泊數
日乃趨溫州是時金人已回至鎮江韓世忠以舟師
扼江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 車駕回幸浙西宜下
親征之詔以爲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之以
擒兀朮時 車駕已駐蹕于越州人心不樂浙西之
行又中丞趙鼎上章謂 車駕未可北去竟失機
會公罷相遂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
泉觀使任便居住公自四明買舟往台州未幾被命

充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公力以疾辭 上
弗許差中使促行仍令過闕奏事公到 行在上
殿奏曰臣自去國以來不知金人探報之實似聞今
已渡淮北去夫虜狡詐其情難測不可謂其去而弛
備臣近自海道北來伏見 朝廷聚集海船在明州
岸下竊慮 車駕欲爲避寇之備夫避寇之計固不
可不預辦然備戰之計尤不可緩也臣仰料 車駕
萬一避寇不過如溫州及閩中爾伏望 聖慈鑒去
年虜騎追襲之事選兵五萬分爲兩項一項留屯浙
西一項往屯饒信分據水鄉或據山險邀其追襲之
路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明州城下之戰則戰無不
勝矣萬一金人今冬不渡江則臣去年所獻於四五
月間遣兵渡淮由京東以擣賊虛其事不可已也願
詔三省密院詳議其說而今冬預爲之計於明年四
五月間遣兵二萬由海道趨登州以搖青齊別遣兵
二萬由淮陽軍徐州以圖濮鄆夫虜人用兵深忌夏
月我乘其忌而攻之此必勝之道也且中國衰弱其
勢已甚自淮以北皆非我有士大夫苟目前之安習

太平時驕墮不振之氣殊無北向以爭天下恢復中原之心此臣所以感慨流涕而不能已也是年九月公到江東路欲趨池州所治而大寇李成遣賊將馬進圍江州守臣以蠟彈告急公曰江州乃池州上流江州破則池州豈可保公時駐兵饒州會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人屯饒州惟忠乃公陝右同官素相好公請惟忠同起兵以解江州圍聚兵得萬五千人自饒州乘舟趨南康公遣大將巨師古往江州城下賊設伏前後夾擊師古兵潰賊衆三萬與楊惟忠鏖戰

三言

建康志卷四十八

七

惟忠與公以衆渡江避賊陣於江北洲溪具奏衆寡不敵乞濟師 上親御翰墨詔公曰卿躬臨行陣親冒矢石功雖不成忠節顯著已詔王瓌全軍萬人聽卿節制同救江州公聚兵鄱陽得瓌軍以兵二萬人再趨左蠡下砦會淮南崔增有兵八千人公以書招置麾下增舟師習水戰令與瓌引兵與李成兵戰于湖口大敗之江州守臣以糧盡棄城去賊兵遂據江州公曰我爲江東帥今不竭力以禦賊則一路皆爲賊境矣遂置砦于左蠡江岸明斥堠嚴紀律以遏賊

衝砦地乃池饒諸郡界首三面皆賊屯前後數十戰
賊失利公兵益振 朝廷遣大將張俊統兵三萬由
江西洪州路討賊詔公謹守江東公分遣王瓌軍會
張俊兵與賊大戰賊兵敗走成與馬進僅以身免

御筆召公赴 行在拜尙書左僕射公初自左蠡班
師回鄱陽而巨寇張琪李捧引兵五萬人犯饒州邦
人皇駭失措公帳下有兵不及萬人而公愛將閻臯
方在撫州招捉胡江一寇公走人檄召閻臯而臯已
招胡江在路臯得檄連夜趨帳下公召諸將令聽臯

三百五十五

建康志卷四十八

美

節制以姚端軍爲左崔邦弼軍爲右臯將中軍公自
畫戰圖以令諸將臯等方出城五里而賊鋒已至前
軍張守忠失利少却賊恃衆輕犯中軍臯力戰而崔
邦弼姚端兩軍翼擊之賊衆大敗先是賊將別遣精
銳爲水軍分道而進公自將水軍崔邦弼迎擊之賊
皆敗溺饒人安堵繪公像于郡中公再到 朝廷言
今天下之勢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 聖意開
納于時邵清等攻通泰范汝爲據建州曹成馬友之
徒擾江西公奏乞遣參知政事孟庾爲宣撫使韓世忠

爲副使遂平范汝爲等及隨賊寇之大小分遣兵將
官以金字牌招安不聽命者加兵勦除諸路盜賊略
平公奏虜人今年旣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將
以創中興之業伏願 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
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
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
速發大兵一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頭項往
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尙懷反側之人於明
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

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
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
鄂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
兩路餘民心懷我 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
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覲也若不速爲之逡巡過春
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
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又奏人事可爲者二天
時可爲者三乞爲 陛下陳之昨自 車駕渡江以
來初經揚州之變兵甲器械十失八九未容喘息而

金人分遣重兵三路入寇二浙江東焚劫殆遍正兵
或散而爲盜或器甲不全雖欲戰不能也 陛下憤
金人侵侮之甚連年宵旰專意軍政揀汰冗兵修飭
器械今張俊軍有衆三萬全裝甲萬餘副刀槍弓箭
皆足用韓世忠有衆四萬如張浚軍有衆二萬三千
人王瓌有衆一萬三千人雖不如張俊軍盡皆精銳
亦非前日怯懦之比劉光世有衆四萬雖老弱冗散
者衆亦可得精銳二萬人神武中軍楊沂中統領以
來有兵萬人鎧甲亦足用此外又有神武後軍陳思

恭不下萬人 御前忠銳如崔增張守忠趙琦徐文
姚端等軍亦二萬人上考 太祖皇帝取天下正兵
不過十萬人況今日有兵十六七萬器械足用何憚
而不爲臣所謂人事可爲者一也建炎三年四年紹
興元年大盜縱橫鄧慶寇廣東李敦仁犯虔吉邵清
擾通秦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瑞范汝爲據建劔馬
友李橫孔彥舟曹成張用劉超等散處大江之南爲
害於荆湖等路 朝廷枝梧不暇力不能事外今則
悉爲 王師撲滅民得安業矣臣所謂人事可爲者

二也嘗觀自金人南牧以來我師望塵奔潰莫敢嬰其鋒近年以來張俊獲捷於明州韓世忠扼賊於鎮江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張榮大捷於淮甸良由虜人貪殘太甚逆天悖道人人有戰心天意殆將悔禍臣所謂天時可爲者一也金人命劉豫僭位以來盡以中原付之不欲南來而豫煩碎不知爲國之體重歛以失百姓之心豫之所爲雖三尺童子決之不能立國況兵不如我精將不如我能勝負固可料矣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能盡信然虜騎連年不至淮甸豈

無牽制之故哉天意概可見臣所謂天時可爲者二也江浙等路連年失耕殖又苦水旱米價翔湧每斛一貫至二貫今年豐熟米斛不及五六百江上諸州米斛三四百天時可爲者三也今韓世忠到行在臣願 聖心奮發 睿斷令世忠張俊與臣等商議決策北向明年三月半令韓世忠由宿州南京路以入令劉光世由徐曹諸州路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臯乘四月間南風北去徑取登萊州凡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發吾民以資饋運而

登萊尤有積蓄可因也大兵旣集劉豫必北走所得
州郡擇逐州豪傑守之初則示以羈縻之義過則續
爲後圖雖虜人來年秋冬間必舉兵爭其地然彼入
我出彼出我入此兵法也擾之數年中原必可復賈
誼曰日中必斐操刀必割捨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
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 朝廷竭
力經營錢糧常苦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民怨衆
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
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寢少異時雖

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爲深惜者也 上嘉歎不已以

公都督諸路諸軍事總師北向公師次鎮江病瘧踰
月蒙 上宣醫遣中使復召還公乞解機政以鎮南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寓居台州是

年冬公得趙丞相鼎字元鎮及二三大將書說及虜騎

犯邊尙留淮甸因以邊防機事奏曰豫賊不知用兵
之策而虜酋狃於常勝不知慮敵深入吾境此天亡
之時也願 陛下於此沍寒之時虜人弓健馬壯之
際且 敕諸大將固守江岸俟其糧盡欲退併力追

襲此萬全之策也金人大酋如婁宿蟾目國王幹离
不皆已物故今次南來者撻辣郎君四太子臣在燕
山府皆聞之撻辣有謀而怯戰四太子乏謀而麤勇
然四太子所統部曲比之撻辣極衆且精銳四太子
所向尤宜隄防也降 詔獎諭曰 朕惟古所謂大
臣者以國爲家以身任天下非有內外遠近之間也
周王之命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而
況出入將相爲時元老躬暨一德弼亮 朕躬有如
卿者哉彊虜陸梁睥睨江淮安危之分間不容髮卿

不遠千里惓惓納忠料敵商變深得虜情運籌建策
皆契機會 朕旣資其老謀而益嘉其得古大臣之
義三復來奏深用歎咨又數日再奉 詔云比以逆
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 朕親乘戎
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
兵所向奏功俘馘載道虜勢旣屈潛師遁逃念茲卻
敵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
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
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 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

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
冀聞確論公條十事上之一論用兵之策二論彼此
形勢三論舉兵之時四論分道進兵之策五論運糧
供軍六論大兵進發日乞 聖駕駐蹕鎮江府七論
經理淮甸八論機會不可失九論舟楫之利十論并
謀獨斷又貼黃臣恐今日士論或以謂金人纔退我
國家事力未全財用未充未能大舉臣曰不然若吝
惜用兵之費則秋冬間虜騎必再來所費愈不貲矣
況此舉乃因糧之策無大費哉今將兵閑坐糜費錢

糧與舉兵北去所費均也但少有飛輓之勞爾是年
十二月除公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湖
南以荒歲之後郴州桂陽監衡州茶陵諸處羣寇王
權蕭和譚大蕭尙十等竊發公分遣統領官步諒裴
鐸招捕悉平一路按堵明年十一月除少保充兩浙
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兼行宮留守是時
車駕在建康朝省百司庶務悉當區處臨安浩穰之
地公決事明敏而又威令嚴重豪右震懼日纔過午
訟庭已寂然無事凡民間冤抑有十數年不能雪如

醫僧有謀殺婦人者之類公灼見其寃狀置之於法輦轂之下政若神明宮禁內外咸賴以安緒興八年車駕還臨安府除公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公五上章力辭依前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是國公免奉朝請九年二月五日召赴行在所七日賜親札云朕以河南新復境土陝西最爲重地惟卿舊弼元臣威望素著欲勤卿往調護諸將拊循遺民當體朕意趣裝亟來以濟事機毋爲辭避常禮也

二百五十七

建康志卷四十八

全

公奏曰金人殘破中原肆爲荼毒交兵累年未見寧息今者無故割新黃河河南之地與我豈無意哉欲望聖慈與執政大臣子細商量及契勘陝西一路自割屬我朝以來諸路帥臣守臣曾與未曾申發到文字及三省密院知與不知陝西逐路州軍卽今帥守之臣職位姓名如可以照見卽遍以詔書差人鑄諭具宣德意儻無憑照見卽須分遣臣僚迤邐前去訪問職位姓名傳宣撫問其鄙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路帥臣仍許以久任之意庶幾逐路州軍不致疑

貳稍竣定疊徐爲後圖所貴撫綏新附之邦不致失策施設次第粗爲有序茲今日之上策也十四日再奉御筆趣就道公奏契勘陝西利害今日所繫國體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人尤桀黠伏望睿明曲留聖慮十八日差中使宣押公力疾造朝傳宣撫問宣醫丞相秦檜被旨同參政孫近李光到寓所問疾得請扶病東歸除少傅依前成國公致仕四月一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諡忠穆子五人抗撫拯摺搗孫八人曾孫十

人

直臣傳

張昭字子布本彭城人漢末避難南渡居秦淮嘗爲孫策長史後輔孫權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權於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_灑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

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丞相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

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宴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

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宴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宴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

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成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

鄭俠字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倂唐末隨王氏入閩遂爲福清人俠旣冠遭妣黃氏憂念家貧親老弟妹衆多慨然自誓當苦學以成名治平二年公隨父暈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小室閉戶讀書時王安石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公携所業往見

蒙安石稱許治平四年擢進士甲科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安石服除起知江寧府相見愈厚及公赴淨光安石入參大政興利除害言無不行公平日雅重安石以爲堯舜三代君臣相遇有爲於世太平可期月而望已而青苗免役方田保甲市易等事相次施行民間不以爲便會光有疑獄數事公以讞議傳奏爲安石言之報下皆如公請公感知已欲盡忠以告秩滿不復移令遂爲入都之行時熙寧五年春也公行所過田父野老必從訪問新法利害荅者無

一人言其是至京齊戒具書見安石甚獎之再見乃及試法之事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者補京官公辭以未嘗習法三見而問近何所聞公略言青苗免役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安石不荅左右遽請公退自是不復見但時於門下具實封反復極言新法之爲民害皆不報一日鄉人張勸來訪忽責介夫何好矯之過公問所以勸曰丞相令介夫試法不就何也公曰朝廷新立此科以待練習文法之士必使無絲髮濫得然後可以勉飭後人俠素非

習法但因浮光有四五件疑獄所司議法殊不與人情相近職在法官不得不詳審乃於本條中自令式格律散行推考乃得其當故以傳奏輒蒙丞相是而行下其餘條貫實未嘗見丞相以此見謂明習故使試法是以不能爲能誤丞相之知以苟進取此則欺天誣人俠雖餓乞所不敢爲也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辭安石安石曰却受監門去意殊不悅公在門局會丞相以春社還由本門法當迎揖道左安石一見惻然面加慰勞明日王來以其父度支欲與諸

公薦公試法切須願就蓋丞相意也公對如荅張深道之言事遂寢未久置修經局安石使其姪婚黎東美訪公云丞相欲令元澤辟公檢討公言檢討以備闕遺俠讀書無幾將何以備檢討之責此與試法何異因以書詩愧謝丞相已而黎生再來具言丞相致意凡入仕官且要改得一京官然後可別圖差遣何得介僻如此公曰俠自浮光入京本求一席地執經丞相門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惡高下不意丞相一旦當路發言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之來者如此

三十一

建康志卷四十八

允

而已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區區所獻有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俠進而無愧不亦善乎黎生去後數日復來問何事欲言時免行市利等稅錢京師細民及商旅尤以爲苦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不輸錢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商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食錢每正稅百文外收事例錢十文以給之謂之市利錢逮法之行正稅不及十文者亦收市利十文其末反重於本百姓至與專攔死爭監官委曲諭以新法乃怫然投錢而去公覩其害言於丞

相數矣至是又具書并陳青苗免役等弊事因黎生獻之未幾令下小夫裨販者免充行舊稅重者十減六七其大者將謂以次施行已而竟無所聞時安石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遇時高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孤負鹿鳴詩公聞而和之曰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疊焉得此言通時亢旱日久自去年七月不雨至于三月民間焦熬殊無生意公度安石終不可

諫乃以本門所見冬春以來三路流離之民每風砂霾曠大者車乘小者負擔扶老携幼蔽塞道路羸瘠愁苦身無全衣城外飢民朝晚入城買麻粃麥麩之類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以活及其質妻鬻子狼狽困苦之狀至於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纍纍然於道公不忍坐視乃呼畫工列爲一圖裁書詣閣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爲密急事仍自劾擅發馬遞之罪其書曰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

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
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
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
相 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
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
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
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
爲福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願 陛下開倉廩賑貧
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

三十四

建康志卷四十八

全

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
之愚深知 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以
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 陛下
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
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誇天下哉
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 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
剗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
而不恤夫 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

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
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
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
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 陛下
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
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
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 陛下
有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契湯
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 祖宗之

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
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
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
之獨 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和
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 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
爾 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
甚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皇皇
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
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

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 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闕以告訴于 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 君國而下念生民耳若臣之身

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皇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 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 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 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時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也疏入

神宗皇帝覽畢反覆觀圖長噓者數四卽袖以入是夕上寢不寐翌早命翰林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體量免行錢先放元不係行人投納到錢萬三千餘貫又實計免行錢除每歲所須外並放又命三司使會布體量市易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令殿前馬步軍司及熙河路開具未用兵以前所管若干兵卽日所管若干兵令三司具治平以前熙寧以後歲之

六百廿八

建康志卷四十八

畜

出入各著于令河東河北陝西諸路具民物所以流離之因又有旨青苗免役並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如此之類十有八事民間譁呼相賀四月一日下詔責躬許內外臣僚實封言事越三日大雨遠近霑足自公上疏至是纔及浹辰初七日早朝羣臣既賀雨

神宗出公所進圖狀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修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來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上問丞相鄭俠

何如人王安石對曰嘗從臣學是日有旨放公擅發馬遞之罪安石卽還府第不入中書遷定力寺求出於是中外方知三月二十七日以後所行皆因公入文字一時用事者莫不切齒爭言於上或以爲心狂或以爲非毀良法或以爲擅發馬遞驚御乞追逮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公付臺推劾遂有旨下開封取勘是時臣庶欲應詔言事者甚衆聞此皆沮縮唯司馬溫公輩一二文字得達上前儉佞之黨日於甌函假名投書乞留王丞相堅守新法仍

大三甲五十九

建康志卷四十八

奎

乞治公狂妄之罪已而熙河小捷羣姦乘此力進其說呂惠卿鄧綰之徒言於上曰陛下網羅英俊數年以來忘寢廢食僅成此數事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輕信至相與環泣上前於是新法牢不可攻矣安石旣已懇辭去位遂出知金陵而薦呂惠卿代已卽除參知政事惠卿拜職之日京師大風霾黃土翳席逾寸公又上疏言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謂賊本尙在今安石雖去而惠卿復用事雖不同勢豈少異蓋安石本爲惠卿

所誤以至於此既已覺知仍復遂非以相拔援其實
表裏自相膠固夫豈念宗廟社稷之重且惠卿能
終無背安石耶奏入不報又爲市易事與呂嘉問力
辯乞不用嘉問舉狀是時西師屢動公上疏力言邊
兵不已爲大不祥其言反復累十餘紙皆細書密行
且言大兵之入諸部虜人相率捍禦謂之賊兵夫中
國謂虜爲賊者正謂其掠我赤子奪我畜產也今我
師亦然彼何得不以爲賊乎且中國與四夷猶井上
井底之異也井底之人欲出而已井上之人豈有欲

大正可五十七

建康志卷四十八

癸

入者哉知此則居井上者常當安存井底之人然後
井上可得而安也又從而苦之何哉夫中國者子女
玉帛之所聚文章禮樂之所出食稻粱衣文錦決無
入蠻夷之心也彼風沙晦冥齧草飲水寒則皴裂暑
則暍死日夜思中國之樂而不可得彼驅而來者猶
拔井底之人而出之平地此驅而去者猶擠井上之
人而赴井底是以屢戰屢敗也上覽罷屬熙河奏
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諸姦患公入文字不已遂
取開封所勘擅發馬遞事行下刑部定罪罰銅十斤

取 旨勒停本候郊霈調官出京日見羣臣誣罔天
聽懷不能已復取唐書魏證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
國忠盧杞傳爲兩軸題其一曰正直君子社稷之臣
事業圖其一曰邪曲小人容悅之臣事業圖迹在位
臣僚欺君誤國之事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姚宋者各
以類標題復爲書上之事皆畫一執政大怒言於上
以爲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尋
追回推勘獄成改送英州編管公雖譴逐言笑自若
冒盛寒徒步至貶所未嘗有悴容真陽俗鄙率未知
向學公至爲陳君臣父子大誼翕然化之留英十年
學者日衆樞密直學士陳襄行經筵日論薦當世之
士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
敢言如此是亦發於忠義非 陛下矜憐其志而使
得生還誰復爲俠言者

神宗未暇收用會

哲宗皇帝登極恩霈放還時內翰蘇軾還朝與孫覺
虞大寧等上疏薦公及王安國之子旂曰臣聞國之
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競卽 朝廷卑故古之賢

君必厲士氣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編管鄭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言今來 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逾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於君子殺身以成仁難進易退之說若 朝廷不少加優異則臣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一旦命先朝露則有識必爲 朝廷興失士之歎已而就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諸生願留州奏得再任元祐八年丁通直憂服除授泉州錄事參軍元符元年大正四十三 准 敕再送英州編管

徽宗皇帝卽位大赦東歸知廣州朱師復上表薦公有 旨復官又除泉州教授未幾改差監潭州南嶽廟木被 勅復追毀前命勒停時崇寧元年也五年八月復將仕郎許敘用公不復出矣取所居山名自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唯一拂而已故自號一拂居士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或以爲言公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無異州倅許景衡過公廬見其飲具皆白銀既去遺以銀器請易之辭曰

不鬻則質之非貧家所常蓄也然喜賓客誨誘學者孜孜不倦客至無貴賤輒留與飲率不過蔬果一肉適飽而已且欲爲陳古今忠孝之道聖賢立身之本家雖不裕於財嗇用而廣施未嘗有靳吝之色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親政役繁與民物嗷嗷但顰顙而已嘗作觀棊詩有傍觀饒好著當局柰嗔言坐觀成敗者安得不驚魂之句憂國之思深矣宣和改元八月二日考終享年七十九邑中長老諸儒相與立鄭公坊以表其閭圖其像祀於學

二十四

建康志卷四十八

矣

建炎褒錄熙寧元祐忠諫之世贈朝奉郎授其孫嘉正迪功郎越州山陰縣尉不數年以朝散郎知建昌軍曾孫暮舉進士嘉定六年賜諡曰介今清涼寺有祠卽公讀書處也

